



2011中国年度杂文

《杂文选刊》选编 刘成信 王芳 主编

杨继斌《身体维权者：最疼痛的一部分》

梁衡《老百姓怎么看政治》

池莉《敬畏究竟什么意思》

柴静《谁会被驯养？》

2011中国年度杂文

《杂文选刊》选编 刘成信 王芳 主编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1 中国年度杂文/刘成信，王芳主编；《杂文选刊》选编 —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1.12

(2011 中国年度作品系列)

ISBN 978-7-5407-5547-8

I . ①2… II . ①刘… ②王… ③杂… III .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6050 号

2011 中国年度杂文

主 编 刘成信 王 芳

选 编 《杂文选刊》

责任编辑 庞俭克 户春晖

封面设计 石绍康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版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2

传 真 0773-2582200 010-85890870

邮购热线 0773-2583322

电子信箱 ljcb@163.com

<http://www.Lijiangtimes.com.cn>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 制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80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326千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5547-8

定 价 34.80元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启蒙，是杂文的天然职能

刘成信

一

细心的读者都会注意到，近年来的杂文比之以往更成熟些，其思想倾向更开阔、更深沉、更尖锐，而艺术个性更突出，更经得起推敲；应该说，近三十来年的磨砺，到目前，杂文作家们的学养确有了较丰富的积存。

从上个世纪初开始，我们的先贤们为中国文学开辟了一条独辟蹊径的长廊。这个长廊的画页和画卷，呈现给读者或针砭、或抨击、或讽刺、或劝喻、或揭露、或惊警，其实都是一种启蒙；不论生在哪个地域，也不论是什么种族，不论是什么信仰，也不论有多么聪慧，人，从小到大，从成年到老年、到离开人世前，启蒙，对每个人来说，都如影随形；杂文的启蒙，有人是自觉接受的，有人间接传感的，有人是从老师、作家、同学、同仁的传播中获得的，有人是从图书、传媒中感染的，还有人无师自通。当然，也许更多的人是不屑启蒙的，人各有自己的理念，思维不同，人生道路亦不同；人生道路不同，人生质量亦不同，只不过没有人对此深入研究罢了。

二

让我们打开这部三十万言的“启蒙”者，看看它们是否与历史潮流同行，它们的思想方法在生活中验证的结果靠谱吗？

羽戈的《“我爸是李刚”与衙内政治学》这篇杂文，题材新，构思巧，命题深远，是几十年来未曾在杂文创作中出现的很好典范。作品把当今的官二代与封建社会衙门联系起来，鞭挞了权力一旦掌握在李刚及其儿子李启铭这样的人的手里，普通民众就会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

资中筠先生近年来操起笔来撰写杂文了。她的作品柔中有刚，力透纸背，深刻而含蓄，朴实而生动，她的杂文《岁末杂感致友人》入情入理，非她这种经历和感受的人是难以写出这样优秀作品的。

如果说，《“我爸是李刚”与衙内政治学》和《岁末杂感致友人》都是从正面进行谴责与批判社会腐败基因的，那么，陈雪的《“伟小”的历史》则是从昔日镜片中找出人类社会一步一步迈开脚步，在其一个停歇中描绘出人们历史记载的底版。这样的杂文，作家们很少涉及，因为这样的杂文选题不是轻易可以

遇到的，只有非常敏感的作家才能捕捉到。

与前几篇常规杂文不同，张保国的杂文《一本万利的理财秘笈》则嬉笑怒骂、寓庄于谐、弦外之音、反语迭出。读者很欣赏这样的杂文，因为他们会有一种痛快淋漓之感，而且就作品本身看，又让人们从中看到了那些丑类是如何表演又如何引起民众的憎恶。

国人中，不论是成年人还是十几岁的儿童，都知道一些历史人物或经典作品中的故事，有些杂文作家就善于用家喻户晓的人物做引题生发情节。胡荣荣的杂文《社会“水浒”化》是从水浒的黑社会背景出发，把当今社会中令人惊悚而惶惑的事件串连到一起，让读者们清楚地看到一旦社会“水浒”化了，那么，文化即将泯灭了，有多么繁华的经济（其实这也不会出现）也是一种令人痛苦和不安的现实。

2011年的杂文有许多可圈可点的篇章，《不能让狗说人话》（贾平凹）、《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刘道玉）、《败亡路上的起居注》（卢荻秋）、《布莱尔的孩子和卡梅伦的猫》（朱铁志）、《审丑怪态的受精过程》（何龙）、《忽然想到——何以为官》（陈四益）等，都是近年来鲜见的优秀杂文作品。

三

2010年发起的“《杂文选刊》杯首届全国杂文大赛”是共和国成立以来六十余年间杂文界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这次大赛共吸引近三万人（次）参加，全国各地作者创作三万余篇作品参赛。大赛历经六个月的角逐，最后由七名评委评出一等奖一篇，二等奖五篇，三等奖十篇，优秀奖三十篇，新人奖十篇，优秀编辑奖三名，创新编辑奖十名。许多杂文作家和杂文编辑对大赛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是1988年《人民日报》“风华杯”杂文征文之后，国内规模最大、参赛者最多、影响最广、效果最佳的一次大赛。此后在长春举行的隆重颁奖大会在全国杂文界影响更加广泛；大赛涌现出一批有前途的作者和作品，对杂文事业鼓舞与促进有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2011年，各地推出一批又一批杂文集，这无疑将推动全国杂文不断繁荣与发展。

一个拥有十三亿多人口的国家，参加一次文学大赛有近三万人（次），不能认为很壮观；但令我们欣慰的是，从这些参赛者构成看，不论就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看，都是空前的，是十年前不可想象的，更是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五十年前不可想象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两点：一个是杂文读者越来越多，另一个是杂文作者后继有人。对此，我们有信心，无论前进的道路如何艰难，启蒙广大民众的杂文，永远在风风雨雨中茁壮成长。

四

发展、嬗变、整合、提高，是世间一切事物的规律，文学艺术亦然。杂文在近百年的经历，由发轫、发展、繁荣、萧肃、停滞，再到发展、繁荣、嬗变，近三十年来提高得很快，因此一些创作出有影响的作品的杂文作家，边创作边撰写杂文理论、评论，而且初具规模。十年来，除几位杂文作家出版个人的杂文理论集，《杂文选刊》编辑部还陆续出版了《杂文情缘》、《解读杂文》、《杂文作家、编辑访谈录》、《杂文评论选》等。

杂文理论、评论一俟成为系统，无疑将大大促进杂文创作的发展与提高，近些年许多杂文作家对杂文的分类达成共识；越来越多的杂文作家、作者趋于常规杂文（逻辑推理）、非常规杂文（散文随笔式）和荒诞杂文（借用各种文学艺术和应用文的内容与形式）创作的杂文，普遍受到广大读者青睐。这从《杂文选刊》三个不同版本每年发行量增长幅度可以明显看出来。这也是文学艺术中的用进废退规律罢。杂文理论、评论的发展与提高，不仅使许多年轻的杂文作家、作者的创作迅速成长起来，而且扶掖了一大批青少年作者不断加入到杂文创作队伍中来，对此，我们应当积极引导，努力培养，让他们沿着健康的创作道路踏踏实实地前行。

2011年12月25日于长春

目 录

启蒙，是杂文的天然职能	刘成信 (1)
身体维权者：最疼痛的一部分	杨继斌 (1)
嫉妒的真相	唐 韬 (2)
精神的殿堂	冯骥才 (4)
不讲理，还能讲什么	罗睺罗 (6)
谁能成为哲学家	李业成 (7)
岁月冲洗的底片	王 波 (8)
老百姓怎么看政治	梁 衡 (10)
“我爸是李刚”与衙内政治学	羽 戈 (12)
选择	陈四益 (13)
敬畏究竟什么意思	池 莉 (14)
鲁迅能不能得鲁迅文学奖？	羽 戈 (16)
那些悖论与倒退	徐百柯 (18)
也说尊严	雷抒雁 (19)
谁会被驯养？	柴 静 (21)
历史上的平反周期率	吴 思 (23)
底线时分	刘 瑜 (25)
2010 年民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	佚 名 (27)
国人争当弱势群体的背后	天涯海角客 (29)
拿什么追悼大火中的亡灵	周俊生 (30)
西天取经真相——悟空采访实录	时寒冰 (31)
不能让狗说人话	贾平凹 (35)
无序社会人人都是弱势群体	张心阳 (36)

馒头收税	王石川	(38)
忽然想到——关于口号	陈四益	(39)
小偷公司年度工作会议记录	580k	(41)
给清华大学的公开信	刘道玉	(43)
一枚小小的人体炸弹	老愚	(46)
火车站那让人心寒的温馨问候	杨恒均	(47)
岁末杂感致友人	资中筠	(49)
三国之战死了多少人	李国文	(51)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大学	南瑞	(53)
他们的命运是我们幸福的标尺	张伟	(54)
把自己删掉	从玉华	(55)
“迎闯王，不纳粮”，“闯王”吃什么	秦海	(57)
“我不要纸，我要人！”	傅国涌	(59)
立一块二战纪念碑吧	葛红兵	(61)
规范的记忆	毕星星	(63)
《中国官话IV级》教材终极版	晨光荣耀	(64)
这个时代命运最凄惨的那些人	南方暴栗	(66)
“我们”是谁？	鲍尔吉·原野	(68)
二大爷理论	雷抒雁	(69)
败亡路上的“起居注”	卢荻秋	(71)
便宜的“蔻驰”和迟到三十二年的“补心”	亚麻	(72)
拼命否定与梦寐以求	丁辉	(74)
布莱尔的孩子和卡梅伦的猫	朱铁志	(75)
以生命的名义致敬	徐百柯	(76)
中国尚无卓越的大学校长	翟亚军	(78)
许市长办公室里的灯光	张心阳	(80)
武二终究是武大	鲍鹏山	(81)
舆论是不能“制造”的	沈敏特	(83)
为何总是临时工？	李天锐	(84)
大排名玄机	刘亚洲	(86)
国内与国外新闻节目的区别	佚名	(89)
新闻点评数则	黄一龙	(91)
年度段子集锦	黄集伟	(92)

没有人大代表征求过我的意见	汪 强	(93)
“适当时候”公布账目	乔志峰	(95)
卑劣性“爱国”	丁 辉	(96)
比药家鑫杀人更可怕的是群体歧视	苏仲乐	(97)
春晖尚在，只是历史已清零	徐迅雷	(99)
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	《人民日报》评论部	(101)
与周望军一起读《毛选》	苏文洋	(102)
读书与读人	阮 直	(103)
奇想	陈四益	(105)
尊严	池 莉	(106)
挤公共汽车的社会学	廖保平	(107)
明日新闻	郑 磊	(109)
你爱国，谁爱你	宋 燕	(111)
宋江在招安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白 扬	(112)
雇主的抱怨	王国华	(114)
百年试题	拾月霜寒	(115)
大学者，大官之谓也？	刘茉琳	(116)
遗忘还是疏忽？	安立志	(117)
审丑怪胎的受精过程	何 龙	(119)
大师与大官	智效民	(121)
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	《人民日报》评论部	(122)
“伟小”的历史	陈 雪	(123)
表彰大会	涂太中 任 岷 涂军娅	(125)
核	从玉华	(127)
一本万利的理财秘笈	张保国	(129)
删掉的与遮蔽的	徐百柯	(131)
绳子后面的国民	戎国强	(133)
威信其实是“公信”	游宇明	(134)
而今屈原可写诗？	刘兴雨	(135)
“直播偷情”同时也在直播官员素质	何 龙	(137)
郭美美曝中国慈善的背后	羽 戈	(138)
大雨吞噬的生命	从玉华	(140)
假如只有杏坛	孙焕英	(141)

我们都是一小撮	周濂	(143)
一个正科级局长的说话艺术	牟丕志	(144)
不折腾就是贡献	阮直	(146)
奇谈怪论	林奇	(147)
法律岂能用来算计百姓	何三畏	(149)
观驯兽有感	尼溪	(150)
对祥林嫂的人性化处理	汪强	(151)
娱乐乎？愚乐也	徐怀谦	(153)
“天上掉下个赵本山”	赵志疆	(154)
民之伤，民之泪	时寒冰	(156)
金翠莲的“奴隶命”	安立志	(158)
惭愧的螺丝钉	王安	(160)
崇高的祭奠	从玉华	(161)
美女杀猪	毕星星	(163)
如果大学不发文凭	徐贲	(165)
社会“水浒”化	胡荣荣	(167)
一次成功的新闻运作	张保国	(168)
新华社不了解国情	王安	(171)
老板的“三件套”	吴非	(172)
荒诞	山阳后生	(174)
皇帝选择性反贪	宋庆森 赵惠民	(175)
底层沦陷之痛	汤劲松	(176)
柏林墙五十年	徐迅雷	(178)
王勇平创造了“奇迹”	羽戈	(179)
涂抹慈善口红的协会	肖余恨	(181)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何龙	(182)
挣工分的中央委员	王安	(183)
生命，有一种硬度	邓康延	(185)
如果一块砖头掉下来	林奇	(187)
为什么忧伤？	何怀宏	(188)
救赎红十字会	王石川	(189)
指标	王跃文	(190)
赞，中央政府公开“三公”支出	从玉华	(191)

炫富的悲剧	石述思	(193)
关于被禁止的	王开岭	(195)
逃回北上广背后的“文化围城”	单士兵	(197)
平等有多难	何保胜	(198)
行业垄断与学界腐败	智效民	(199)
紧跟领导天天向上	王 安	(201)
一篇旧报道	刘 齐	(202)
蔡京的“家天下”与“卡扎菲网格”	安立志	(205)
乔治来访	梅 洁	(206)
依然沉默的大多数	刘晓莹	(208)
中国式思维	张 恒	(210)
爱国易，爱人难	廖保平	(211)
无名“英雄”	刀尔登	(213)
论谦卑	迟子建	(214)
让林黛玉幸福起来	汪 强	(216)
吃猪肉成为奢望	亚 麻	(218)
欠每个国人五千七百元	石述思	(219)
求职信	牟丕志	(221)
“辫子革命”及其他	徐怀谦	(222)
耻辱柱早该被推倒	王晶晶	(224)
白墙上的红标语	王 安	(225)
庄严的儿戏	任林举	(227)
悦悦都醒了，为什么大家的良心还在睡？	王 勺	(229)
说孔夫子	三 牛	(230)
两个人的死	王 安	(231)
《潜伏》的台词与台词的“潜伏”	郭庆晨	(233)
孩子，别嫌殡仪馆的化妆间太冷	知 风	(234)
田野上的文化大片	毕星星	(236)
给学生多“剩下”些有用的东西	吴 非	(238)
忽然想到——何以为官	陈四益	(240)
历史上的 2 月 30 日	孙道荣	(242)
“思想”的遭遇	汪 强	(243)
在灭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牟丕志	(245)

请谢娜当副州长	王 安 (247)
人血馒头的功效	冯相军 (249)
神曲时代的《化学是你，化学是我》	羽 戈 (250)
谁能管住眼神	陈长林 (252)
我们应当如何告慰小悦悦	韩江子 (253)
她没有美好的童年	陈倩儿 (254)

附：《杂文选刊》杯首届全国杂文大赛获奖作品 (256)

一等奖

让人敞开批评天塌不下来	张心阳 (256)
-------------	-----------

二等奖

话说“学习”	刘 齐 (257)
我开始喜欢骗子	瓜 田 (259)
我为何“幸灾乐祸”	杨学武 (261)
群众已经过河，他们还在摸石头	王石川 (262)
文化严厉主义	徐迅雷 (264)

三等奖

我是腐败我怕谁？	马太哈 (266)
历史，或许就在那一字之差	林 奇 (268)
岂止“80后”“没有昨天”	林正德 (270)
历史性PS技术范例赏析	杨曲涛 (272)
月亮与人民	疯人呓语 (274)
“笼子”难做	许家祥 (276)
从野蛮到文明的进化需要多久	吴兆民 (277)
排队中国	孙焕英 (279)
救救鲁迅	纪鹏飞 (281)

身体维权者：最疼痛的一部分

杨继斌

最近的一位身体维权者，应该是电影《让子弹飞》里的麻匪六爷。为了证明自己只吃了一碗凉粉只该付一碗凉粉钱，六爷剖腹掏出一碗“粉块”给围观者看。这是1920年代的孙中界，他在精心设计的陷阱前无力自证清白，将刀刃对准了自己。

这是现实世界里身体维权者们自戕的“行为艺术”的全部隐喻：他们在向法定途径寻找“说法”、“活法”撞壁后，被迫扮演自己的法官和仲裁者，判处他们所遭受的强力，沾上他们的血。

这就是弱者的逻辑以及他们最无助时的做法。

比如十八岁的河南籍上海司机孙中界，他砍断小拇指只是告诉“钓鱼”执法者自己十指连心的疼痛与无辜。

比如河南新密市工人张海超，他剖开自己只是为了证明郑州职防所此前是在“持之以恒”的“误诊”。尽管通过胸片便能诊断，但在走进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手术室之前，他为了证明自己掖着一颗装满灰尘的肺，已经折腾了三年。五个多小时后，在重症监护室里，一名参与手术的大夫告诉身上缠着绷带的他：“我们已经看了，你那就是尘肺。”

这便是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被我们关注的原因。他们像我们邻居的兄弟一样倔强而善良，像我们自己的姐妹一样爱美爱生活。如果对伤害他们的外力不予以限制，则每一个公民都有可能面临构陷、工伤以及私产被侵犯的威胁。他们三人替所有普通人承受了疼痛以及死亡。

他们背后是一个弱者维权的群体。2009年，不是身体维权行动的起点——此前，曾有多起农民工自残讨薪事件，按理均属此列；也不是身体维权的终点——张海超、孙中界们的成功，反而给了社会某种示范效益。

自2009年11月开始，张海超接到祖国大江南北的农民工的多个电话，央求张海超跟当时开胸的医生说说，也给他们做一个开胸验肺。“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成功人士，他们希望我能给出一些维权的妙招。”张海超说。

这恰是身体维权最残酷的地方：成功与否取决于能否成为公共事件。张海

超通过这种个体的极端维权方式获得成功的，反而是个案。

《南方周末》曾报道过，就在张海超“开胸验肺”的同时，重庆万州大梧村十一个尘肺工人，已有五个在漫长的维权路上陆续掉队死去了。在过去的五年里，他们打着难有尽头的官司——其实也就是想多要一些钱，以便让自己活得久一些。

这也恰是身体维权者最为悲壮的地方。他们所运用的，是弱者最古老和最极端的黑色智慧：你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他们以自己的死为筹码，用最被动、最没有尊严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无助。“我可能就能再活六年吧。”往前来六年，二十三岁的农家子弟张海超开始进城谋生；往后六年，一个尘肺患者点算着余生。这便是一个身体维权者维权成功后的命运。

在获得六十多万赔偿后，张海超可以维持正常的医疗费用。他现在主持着一个“张海超网上工作室”，对外发布自己的最新动态，同时可以对需要维权帮助的朋友给予帮助和指导。

2010年6月底，四川煤工肖化中职业病赔偿案一审开庭。张海超赶赴四川，旁听了庭审，他说，此行就是为了给肖化中一点鼓舞。

而孙中界，终于用自己的手指终止了中国最发达的城市的一项恶法：钓鱼执法。这曾经是连一条人命都无法停止的。2008年3月7日，上海奉贤区头桥镇，受雇于当地执法机构的“钩子”陈素军，在诱捕二十一岁的司机雷庆文时，被后者用水果刀刺死。

只是孙中界的手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伸直，看上去像个鱼钩。孙中界去年便酝酿注册一个“孙中界”商标，要专营各种渔具，包括鱼钩、鱼竿、鱼线、渔网。现在已拿到商标的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可以使用了。

断指者孙中界、刨胸者张海超、自焚者唐福珍，是这十年中我们所有过的疼痛中最疼痛的一部分。

【原载2011年1月3日《南方周末》】

嫉妒的真相

唐 初

当代老作家晚作研究的两大亮点是巴金、冰心。纪念巴金时，有人说，如果巴老没写《随想录》，社会对他的评价当大不相同，信然。冰心也同样。他们晚年的反思发生重大影响，站到了“立言”的新的高点。孙犁晚作则多不触及过于沉重而重大的主题，而着重个人遭际、回忆、晚年日常感受，因而在偏重

思想性的研究者眼中，没有“明火”，亮度不足。

巴金思考的着力点是“人怎样变成兽”和“人怎样变成牛”，答案是“今天我们必须大力反封建”，是算一笔总账，主调是激愤的；孙犁晚年也“算总账”，但反思着力点是人，放在对人性恶的清算上，忧伤着人性的破损沉沦，主调是哀痛的，比如：

“我之所以能够活到现在，能够长寿，并不像人们常常说的，是因为喝粥、旷达、乐观、好纵情大笑等等，而是因为这场‘大革命’，迫使我在无数事实面前，摒弃了只信人性善的偏颇，兼信了性恶论，采取了鲁迅式的、极其蔑视的态度的结果。”（《孙犁文集续编一·心脏病》第140页）

于是对“文革”浩劫的动力，他的结论就集中于人性恶：

“十年动乱，大地震，是人性的大呈现。小人之用心，在于势利，多起自嫉妒。卑鄙阴毒，出人意表。平时闷闷，唯恐天下不乱，一遇机会，则乘国家之危，他人之不幸，刀砍斧劫，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孙犁文集续编一·转移》第348页）

将十年动乱的起因发掘到嫉妒，是不是层次太低了呢？鄙见以为，“嫉妒”之恶，看似肤浅，但若从非政治层面看，自有其深刻性。人世众生，上至帝王将相，下到草根小民，无时不处于竞争较劲之中，事实上，政治、文化也者，反倒常充作利益争夺的虎皮，嫉妒这“阴火”和极左这明火，谁更可怕、更难除、更深层并不难分辨。

但没有“左”的神经，也一样会“刀砍斧劫，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君不见，在现在这个鼓励争强好胜的年代，为了升迁雇凶杀人；为了夺一个保送重点中学名额，可以毒死两个成绩在自己之上的同窗；为了争夺一个帅哥儿，可以编造谎言陷害情敌之类新闻车载斗量。电视剧、“传奇故事”等节目也甚多此种素材。斗不过比自己强的，又不甘居人下，合理竞争就攀着嫉妒的绳索滑向其对立面。

在孙犁小说《言戒》里，为人非常谨慎的主人公，仅因对一羡慕作家收入的门房随口说了句“你也写吧”，到“文革”就遭到门房疯狂的报复。对该门房，说他愚忠或极左，还真是抬高了他。“文革”中以血统论打击同学，同是“红五类”出身者，照样会狠狠“踏上一只脚”。其行为动力，与其说是对“狗崽子”有深仇大恨，不如说是不容别人比自己能干，是一宗比政治总账更有涵盖力、迁延力，可解释古往今来社会现象大根由的人性总账。

曾见一篇批《圣经》“十诫”的小文，说若把嫉妒贪婪好色等人的天性一概都给戒除，人就成神了，还有人气儿吗，宁愿不戒，也要保持做活人的权利。也有人以为，嫉妒产生动力，人类为进步计，需要争强好胜，为有争强好胜之心，需要嫉妒这个“能源”。无论说嫉妒是人性所托，还是“进步能源”故不应

戒除的先生，都没有看到它背后撒旦的狞笑。在生存竞争中生出嫉妒，自然是天性，但魔鬼的活动若无这个天性为内奸，便难成事。跟嫉妒比起来，连路线斗争都可能只是导火线。人在强势中，对比自己差的、嫉妒不起来的人，斗争中反而常能宽容一两步。故而，令曹操杀杨修、曹丕害曹植的那种原因，才应该算是更深层更长远的。

最近在报上看到，当年苏区“肃反”中迫害柳直荀的夏曦，与他“本比亲兄弟还亲”。柳被诬杀，据说“主要因政见不同。柳反对土改中侵犯中农利益，不主张杀地主全家，不赞成把富农赶出苏区，这些都触犯了夏曦‘左’的神经”云。读了两遍，怎么都觉得“‘左’的神经”这解释太单纯。而“柳知识渊博，才华出众，精通英语，参加过南昌起义，是洪湖苏区开创者之一”一语，使人不免推测，这么优秀的同志，又与夏“比亲兄弟还亲”，在为革命大计争辩的时候，必定直言不讳，触犯的恐不止是夏曦“左”的神经，是不是还触痛了他碰不得的自尊，进而可能威胁到他的地位呢？这当然是我一己的判断。夏曦后来承认路线错误，表示要将功补过。不过路线错误，毕竟还有王明先生兜着责任，而里面那个更深层的“小”，是不是也已清理、暴晒了呢？“嫉妒”，若作“能源”，也太不清洁、也太不安全了。

因此，凡回顾历史，不能只以简单的“路线错误”一勾绘，来掩盖人性恶的污垢。虽说它难被实证，但有孙犁先生所说的“无数事实”佐证和事件语境的常情分析，我想，至少当事人自己，是可以窥见真相的吧。

【原载 2011 年 1 月 9 日《文汇报·笔会》】

精神的殿堂

冯骥才

去法国，当地的朋友问我们想看谁。我们说出卢梭、雨果、巴尔扎克、莫奈、德彪西等一大串名字。

朋友笑着说：“好好，应该，应该！”于是，他把我们领到先贤祠。

先贤祠就在我们居住的拉丁区。重新改建的建筑入口处，刻意使用古希腊神庙的样式。宽展的高台阶，一排耸立的石柱，还有被石柱高高举起来的三角形楣饰，庄重肃穆，表达着一种至高无上的历史精神。大维·德安在楣饰上制作的古典主义的浮雕，象征着祖国、历史和自由。上边还有一句话：“献给伟人们，祖国感谢他们！”

这句话显示了这座建筑的内涵，神圣又崇高，超过了巴黎所有建筑。

我要见的维克多·雨果就在这里。他和这里的所有伟人一样，安放在地下。因为地下才意味着埋葬。但这里的地下是可以参观与瞻仰的。一条条走道，一间间石室。所有棺木全都摆在非常考究、精致的大理石台子上。雨果与另一位法国文豪左拉同在一室，一左一右，分列两边。每人的雪白大理石的石棺上面，都放着一片很大的美丽的铜棕榈。

我注意到，展示着他们生平的“说明牌”文字不多，表述的内容却有其独特的角度。比如雨果，特别强调由于反对拿破仑政变，坚持自己的政见而遭到迫害，因此到英国与比利时逃亡十九年。1870年回国后，他还拒绝拿破仑三世的特赦。再比如左拉，特意提到他为受到法国军方陷害的犹太血统的军官德雷福斯鸣冤，因而被判徒刑。显然，在这里，注重的不是这些伟人的累累硕果，而是他们非凡的思想历程与个性精神。

比起雨果和左拉，更早地成为这里“居民”的作家是卢梭和伏尔泰。卢梭的生平说明上写道：法兰西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就是由他奠定的。

卢梭的棺木很美，雕刻非常精细，正面雕了一扇门。门儿微启，伸出一只手，送出一枝花来。世上有如此浪漫棺木的大概唯有卢梭了！再一想，他不是一直在把这样灿烂和芬芳的精神奉献给人类？从生到死，直到今天，再到永远。

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在先贤祠里，我始终没有找到巴尔扎克、斯丹达尔、莫泊桑和缪塞，也找不到莫奈和德彪西。这里所安放的伟人们所奉献给世界的不只是一种美，不只是具有永久的欣赏价值的杰出艺术，更是一种思想和精神。他们是鲁迅式的人物，却不是朱自清。他们都是撑起民族精神大厦的一根根擎天的巨柱，不只是艺术殿堂的栋梁。因此我还明白，法国总统密特朗就任总统时，为什么要特意到这里来拜谒这些民族的先贤。

这里没有一个世俗的幸运儿，他们全都是人间的受难者，在烧灼着自身肉体的烈火中找寻真金般的真理。真正打动人的是一种照亮世界的精神。故而，许多石棺上都堆满鲜花，红黄白紫，芬芳扑鼻。这些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献上的。有的是一小枝红玫瑰，有的是一大束盛开的百合，它们总是新鲜的。

这里，还有一些“伟人”，并非名人。比如一面墙上雕刻着许多人的姓名，这是两次世界大战中为国捐躯的作家的名单。第一次世界大战共五百六十名，第二次世界大战共一百九十七名。我想，两次大战中的烈士成千上万，为什么这里只有作家？大概法国人一直把作家看做是“个体的思想者”，他们更能够象征一种对个人思想的实践吧！虽然他们的作品不为人所知，他们的精神却被后人镌刻在这民族的圣殿中了。

对于巴黎，我是个外国人，但我认为，巴黎真正的象征不是埃菲尔铁塔，不是卢浮宫，而是先贤祠，它是巴黎乃至整个法国的灵魂。想到这里，转而自